



# 归园记

周首相

晨光漫过黄龙山时,我的三层小楼最先饮下朝霞。丈余高的朱红院墙覆着橘红色的琉璃瓦,凌霄花的藤蔓在墙头织就流苏,橙红花朵垂落如瓔珞,倒像是给院墙系了条会呼吸的绶带。推窗惊飞一群珠颈斑鸠,它们振翅的声响在露水中格外清脆。退休不过三百余日,这座被乡亲们称作“小景观”的宅院,已在四季流转间生出自己的脾性。

花园是活着的四季手卷。正月里蜡梅刚谢,朱顶红便擎起酒盅似的花苞,紫红花瓣裹着金丝蕊,活脱脱贵妃醉酒的步摇。待到春分,牡丹与芍药斗起富丽,层层叠叠的花瓣里藏得下整片朝云。最喜盛夏时节的唐菖蒲,沿水渠边养着,剑叶如碧刃,花开似绛雪,晨起总能在花瓣尖寻得露水调的酒。

花园里最跋扈的要数树状月季。几十株月季在绿地毯似的草坪上列成仪仗,根根主干有小儿臂粗,顶着伞盖似的花冠。清明时节,胭脂扣最先吐蕊,鹅黄心裹在绛红瓣里,如宫灯里的烛焰。小满前后,粉扇月季开得最疯,碗口大的花朵挤成连绵云霞,蜜蜂钻进去半晌不见踪影。到了霜降,紫袍玉带仍擎着深紫花盏,寒露凝在丝绒般的花瓣上,倒像是谁撒了把碎钻。

两只八哥养在不锈钢笼里,挂在丹桂荫下。“福来”能学七分人语,清晨见我提水壶便嚷:“老周浇花!老周浇花!”“金宝”则吹着我教的悠扬婉转的口哨,算是跟我打招呼。两只金丝雀“大玉”“小玉”的鸣啭是另一番光景,像银匙碰着青瓷盏,清越里带着水音。领雀嘴鹌最是机灵,见我端着食盒便用喙叩打笼门,黄绿羽毛在阳光下流转着翡翠般的光泽。

菜畦不过二分地,却是个微缩的人间。清明栽下的辣椒苗,到小满已挂满翡翠灯笼。丝瓜藤攀着竹架织就绿网,晨露未晞时,黄花映着蛛网上的珍珠,恍若哪位仙子遗落的瓔珞。秋分挖土豆最有野趣,一锄头下去,黄皮蛋挨挨挤挤,像是土地公藏在

土里的元宝。

音乐是我的最爱。晨起爱站在小桥上弄丝竹,《珊瑚颂》的笛音唤起四棵丹桂树上群鸟争鸣。二胡的苍凉最配秋声,《二泉映月》的弦音掠过花丛,惊起正在啄食海棠果的麻雀。电吹管倒是新鲜玩意儿,吹一曲《茉莉花》,金属的震颤竟与金银花的清甜莫名契合。有时兴起,对着满园锦绣吹口琴,音符跳进绣球花团里,惊醒了打盹的“白头翁”。

水渠自假山脚下蜿蜒而来,大型鹅卵石堆砌的渠边生着茸茸青苔,石缝里探出几丛兰草,开着白色的小花朵。渠尾立着大理石转运水球,三尺直径的圆球浮在莲花座上,水流推着球体缓缓旋转,水珠从三层圆盘里似雨水般递次向下滴落,在晨光中划出细小虹霓。常在子夜听见水声与更漏唱和,恍惚间分不清是水推球转,还是球引水流。

大门口蹲着两只晚霞玉麒麟,是特地从镇平请来的镇宅兽。前日暴雨,见它们沐在雨帘中愈发油亮,雨水顺着鳞片纹路汇成溪流,倒像是神兽在天地间吐纳。

朋友来访不必预约。拿出自家炒制的桂花、黄荆叶或风干的菊花,谈天说地侃大山。要么几个人聚在宽敞的廊檐下,吹拉弹唱地潇洒走一回。“茶话会”“音乐茶座”成了院子里常有的风景。

暮色四合时,我常倚着露台栏杆远眺。城里此刻该是霓虹初上,而此处唯有归鸟划破晚霞。钢筋森林里住了四十余载,竟不知月光洒在菜畦上会铺出银毯,不知夜风穿过竹篱能奏响天籁。三层小楼稳稳立着,地基扎在祖辈耕耘过的红土里,倒像棵生了根的老树。

曾几何时,常在办公室对着盆景发呆。而今推开窗,大自然美景便扑面而来。凌霄花攀着窗棂偷听琴声,水边石头上睡着晒太阳的龟,南瓜藤悄悄越过界,在客厅墙上写下大大的一个“禅”字,涂上“诸相非相”——这才懂得,所谓桃源,不过是把心安放在泥土里,等着生长。③5



## 雪落黄昏

李鸿雁

雪落的时候,往往会选择黄昏轻,且无声  
屋内灯光温暖  
远处,清瘦的山的肩膀  
隐约覆着薄薄一簇白

这样的时刻,我确定是欢喜的  
他的手伸过来,紧紧攥着我的  
两个人一条路,雪地里慢慢走  
他的发际染上一层白  
我的睫毛挂着一群精灵

一阵风来,树枝晃了晃  
我和他只是相视眨了眨眼睛  
彼此肩上便落了一季雪  
看起来,无比厚重  
像承担了白头到老的一生③5



## 蛇年的第一场雪

仲皓

正月初三,南阳城区迎来了蛇年的第一场雪。

清晨,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向我飘来。啊,终于下雪了。我久久地凝视着天空,漫天的雪花在空中飞舞着,有的落在广袤的大地上,有的落在或绿或干枯的绿叶和枝丫上,说不上银装素裹,但也有几分妖娆。

这是盼望已久的雪呀!在我们南阳,冬天若没有雪,就少了许多的美,少了许多诗。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,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韵味,这是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。

人们爱雪,不尽相同。农民爱雪,大抵与收成相关,“瑞雪兆丰年”是民间流传很广的一句农谚;文人墨客爱雪,希望能从洁白的雪景中,寻找创作的灵感,古往今来,颂扬雪的诗文数不胜数;孩童爱雪,多与玩耍有联,堆雪人,打雪仗,是孩子们最期待的冬日游戏。另外,雪还与自然、生态有关。我爱雪,关注的是农业生产、生态平衡等,多少有点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
窗外雪花飘飘,窗内春意浓浓。我和家人坐在客厅沙发上,欣赏着雪景,品尝着美食,看着电视节目,这个春节因这场雪而富有诗意,更有年味。③5



## 记忆深处的味道

于杭

味道是有记忆的,这种记忆甚至会伴随人之一生,如影随形地成为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。

这种记忆里的味道,往往就是我们成年之后的味觉偏好,而这种偏好的源头就是妈妈的味道,也是家乡的味道。任凭你走遍千山万水大江南北,吃遍山珍海味满汉全席,念念不忘的还是那最初的味道。这种味道永远埋在我们记忆的最深处,不经意间弥漫着难以忘却的香气。这大约和方言有一比,哪怕你的普通话说得再好,英语讲得再流利,听到家乡方言的那一刻,总会心头一热。比如我们河南人,走遍天下也难忘家乡的那一碗面,说遍千言万语也忘不了那个“中”字。

吃着家常饭,说着家常话,熟悉的味道和着熟悉的腔调……家的味道就是这样的吧!

每一种记忆深处的味道,都是一条通往故乡和童年的道路,同时也是一条与众不同的文化线索和

成长路径。它和曲曲折折的故乡小路一样,将每个人过往的成长阅历和记忆紧紧串联在一起,蕴含着各自的人生沉浮和不同的人生轨迹。在这些难以忘却的味道里,隐隐约约会感受到几代人的口感和某一时期的历史元素,在沧海桑田世事变迁中,和着那些惊涛骇浪的时代变化一起流转。

如今面对丰富的食物和光怪陆离的各种美味,心底里弥漫的仍是童年记忆深处那些最简单的味道。这些简单的味道,通过味蕾的记忆,逼着我们回望生命、回望过去,让我们在那些难以忘怀的满屋子的食物香气里,时时想起我们的根、我们的魂。在脚步迷失的时候,沿着这些食物的味道,也许我们就能准确地到达语言和灵魂的故乡。

生命之舟走得再远,也不要忘记最初出发的地方,还有那些最初的味道。③5

